



我家那座番客楼

吴恬馨

在晋江紫帽紫星村,有座叫“庆云楼”的老建筑。它是一座具有南洋风格的番客楼,也是我童年成长的乐园。从我记事起,番客楼就像一位沉默而慈祥的长辈,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它的外观并不华丽,土黄色的墙面因为岁月的洗礼略显斑驳,几扇木窗透着古朴的气息,房顶上的瓦片错落有致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温暖的光泽。楼前有一片小小的空地,那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绝佳场地。

小时候,我便跟着奶奶住在番客楼。奶奶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她会用各种零碎的布料给我做衣服。有一次,奶奶找出一块绣着小花的旧布,那布的颜色已经有些暗淡,但上面的花朵依然栩栩如生。奶奶坐在那张古老的木桌前,戴着老花镜,一针一线地缝着。我就趴在旁边,好奇地看着奶奶手中的针线在布料间穿梭。不一会儿,一件漂亮的小衣服雏形就出来了。奶奶把衣服套在我的身上,虽然有些粗糙,但却充满了温暖。那一刻,我觉得这块旧布仿佛有了生命,它承载着奶奶对我的爱,成为我童年最珍贵的“时尚单品”。

番客楼里还有一个大房间,摆放着许多老式的家具。那张雕花的大床,床沿的图案精美绝伦,每次看到它,我都会想象着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度过的一个个夜晚。床尾的樟木箱,散发着淡淡的樟脑味,里面装满了奶奶年轻时的衣物。我最喜欢打开樟木箱,闻着那股独特的味道,翻看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衣服,仿佛能看到爷爷奶奶年轻时的模样。

在番客楼的厨房,有一口大铁锅。小时候,奶奶会用这口锅煮出各种美味的菜肴。每到过年过节,奶奶就会在锅里煮上满满的一锅卤面。她先把面条在开水里焯熟,然后捞出来放在碗里,再加上各种卤料,有红烧的五花肉、香气四溢的卤蛋、翠绿的青菜和鲜美的虾仁。最后浇上一勺精心熬制的卤汁,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卤面就出锅了。那味道,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每次吃着奶奶做的卤面,我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,而这口大铁锅,也成为我对家的味道最深刻的记忆。

楼前的空地上,有一棵古老的龙眼树。每到夏天,满树的龙眼沉甸甸地挂满枝头。爷爷会拿着长长的竹竿,在树上轻轻敲打,一颗颗饱满的龙眼就“噼里啪啦”地掉下来。我和小伙伴们就在树下欢快地捡着,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,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散开,让人陶醉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用龙眼核来玩游戏,把它们洗干净,在地上挖个小坑,然后像弹珠一样弹着玩。这棵龙眼树,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味的果实,还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欢乐的夏日时光。

番客楼的旁边,住着几位和蔼可亲的邻居。其中有一位阿婆,她经常会给我讲一些古老的故事。在那些繁星满天的夜晚,我和阿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,阿婆指着天上的星星,给我讲述着牛郎织女的传说、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她的声音轻柔而舒缓,仿佛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而美妙的世界。这些故事,就像一颗颗种子,在我的心中种下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离开番客楼去城里上学,但它始终在我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每次放假回到家,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奔向番客楼。一走进大门,那种熟悉的感觉就扑面而来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我会去看看那张雕花大床,摸摸樟木箱,再到厨房看看那口大铁锅,一切都还是那么亲切。

如今,番客楼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,虽然它有些陈旧,但它见证了我家的变迁,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与悲伤,凝聚着爷爷奶奶的爱与关怀。它就像一本厚厚的史书,记录着我们家族的故事,也记录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。我知道,无论我走到哪里,番客楼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,那些与老物件相伴的日子,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。

亲情



母亲的老鸭汤

林新发

作为毕业班的语文老师,批改作业、筹备毕业考试,我已经整整两个月没回过家。那天在课堂上,我让学生写《最难忘的一道菜》,看着孩子们笔下母亲烧的红烧肉、糖醋排骨,突然想起离家时母亲说的话:“院里的老番鸭养肥了,等你有空回来炖给你吃。”

好不容易又到了周末,我匆匆赶回家。推开门,就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追着那只养了两年的老番鸭。

“可算把你盼回来了!”母亲气喘吁吁地抹了把汗,“这鸭子我特意留着,就等你回来吃。”阳光下,她鬓角的白发闪着银光,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还沾着鸭毛。

厨房里,母亲熟练地烧水、褪毛,又把党参、当归塞进鸭肚。我坐在灶台边帮她添柴。火苗映红她布满皱纹的脸。

我将教案本摊在膝头,才刚写完一页,手机突然震动起来——教研群里的同事相约聚餐。我握着手机,愧疚地看向母亲。她往灶膛里添了把柴,笑着说:“你快去吧,等你下次回来喝汤。”

一周后再回家,母亲从冰箱里搬出冻得硬邦邦的鸭肉块。“一直留着等你呢。”她往砂锅里倒了半壶山泉水,“这次咱们慢火炖,炖出的汤最补。”

铜锅里的水刚冒热气,校长打来电话,说上级要来检查,要我连夜整理资料。我望着母亲往汤里撒枸杞的背影,喉咙发紧。她头也不回地说:“工作要紧,汤我给你留着。”

第三次回家已是半个月后。刚进家门,就闻到熟悉的中药香。母亲正守在灶台前,锅里的老鸭汤咕嘟咕嘟冒着泡。“这次说什么也得把这汤喝了。”她变戏法似的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米酒,那是她自己酿的,平时都舍不得喝。

我悄悄把手机调成静音。母亲把最大的鸭腿夹进我碗里,自己却挑了块带骨头的。“多吃点,看你都瘦了。”她笑着说,眼神里满是心疼。鸭肉炖得酥烂,轻轻一抿就脱了骨,浓郁的汤汁带着淡淡的药香,直暖到心底。

“前几天让你写作文,好多孩子都写了妈妈做的菜。”我咽下一口汤,声音有些哽咽,“有个孩子写他妈妈炖的鸡汤,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”母亲低头给我添汤,瓷勺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声:“是啊,当妈的,就盼着孩子吃得香。”吃完碗里的,母亲执意要把剩下的汤倒进我的保温桶,说带回家热一热还能下面条。

暮色渐浓,我踏上返程的路。保温桶里的汤还透着暖意,手机里跳出家长群的消息,可我一点也不想点开。车窗外,夕阳把天际染成橘红色,忽然明白,这世间最珍贵的美味,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母亲守着一锅汤,日复一日的等待与牵挂。



悠悠番客楼 王秀贤 摄

家事



家有中考考生

刘云燕

随着中考倒计时牌上数字越来越小,作为妈妈,突然有点不安,有点焦虑。想当年,自己中考时,似乎也没有如此的感觉。

儿子此时在我眼中就是“熊猫”,近乎“要风给风,要雨给雨”,只要提出的要求合理,全力满足。儿子平时住校,每天翻看他的消费记录,就会猜想着他一定去哪家食堂,吃了什么。根据消费情况,猜想他饮食正常,身体也会一切都好。

如果他来了电话,自然会忙不迭地嘱咐:“放松心情,要保证身体好。”估计他耳朵听得起茧了,常常“应付了事”。

家有中考考生,自然对市里高中的情况开始倍加关注,那些平日里感觉“不怎么样”的高中,竟然也要那么高的分数,不禁有点汗颜,自己是“小看”这些学校了。儿子究竟能去哪所学校上高中?似乎哪所都有可能,又担心哪所都分数不够。

有时候,突然会想,如果考不上高中可怎么办。心里紧张好几天。可是,又忍不住去查阅重点高中的分数线,心里总是想:“万一儿子能超水平发挥了,是不是能擦边进去呢?”

朋友把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和招生情况发给我,密密麻麻的数据,让人如看天书,时常感觉它们极具“催眠”作用,读着,读着,手机扔在一边,早已进入梦乡。

家有中考考生,考前孩子每次回家都是盛大的节日。在学校通知放假之前,我需要详细安排自己的时间,哪天去超市买吃的,儿子回来的中午去哪里吃饭,下午如何安排时间,做好诸如洗衣、理发、洗澡等准备,还要筹划着几点出发,才能按时把他送回学校。每次,看着儿子走进学校,我都如释重负。

马马上就要中考了,家长群里开始讨论哪家的旗袍好看,商量着如何在孩子考试时,穿着旗袍去接他,图个“旗开得胜”的彩头。有的家长开始议论着,去花店应该买点什么花,应该捧着一大束向日葵去接孩子。当家长们商量得火热时,孩子们却一副平常心,并约法三章:考试时不允许接送,不允许探望,更不允许谈论成绩。家长们就噤声了。

家有中考考生,自然得到了亲朋好友的诸多关注,在单位里也受到了颇多“优待”。中考期间,但凡我请假,领导就批。爱人的单位更是暖心,考试期间可以请“陪考假”,真幸福!

儿子每次打来电话,都是在说着考试的情况,我已经弄不清楚他在说的哪次考试。反正是三天一大考,两天一小考,至于哪次,似乎并不关键。“胜不骄,败不馁”,是永恒的经典。分数固然是天大的事,可是比天还大的事儿是儿子的心态和身体。未来的路还很长,中考不过是个小小的中转站罢了。

家有考生,盼望着儿子超常发挥,有个更精彩未来……

世相



坐车等车如修行

骆明凤

公交车宛如一条灵动的铁鱼,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游弋。它吞吐着形形色色的人,承载着生活百态。

车厢内还有空位。我靠窗而坐,静享这片刻的安宁。车中人渐次增多,宛如一幅流动的众生相。有赶着上班的职员,领带系得齐整,眉头却紧锁如川,似被生活的压力紧紧束缚;有提着菜篮的老妪,手指关节粗大,青筋如蚯蚓般盘曲,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;有背着书包的学生,眼皮耷拉着,显然未睡足,却仍要踏上求知的征程。

熟人相遇,便凑在一处,谈着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的琐事,那此起彼伏的交谈声,虽嘈杂,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老翁上车,年轻人起身让座,彼此推让一番,终究是老者坐下,让座的青年转眼便低头刷起手机。这小小的举动,却也显出了几分公德心,让人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。

车厢是个小社会。有人高谈阔论,展示着自己的见识与风采;有人默不作声,沉浸在自己的一方世界里;有人争抢座位,只为那一时的舒适;有人主动让座,传递着温暖与善良;有人衣着光鲜,彰显着生活的富足;有人衣衫褴褛,却有着一颗坚强的心。三教九流,尽汇于此。

从车窗往外看去,景致如流动的画卷,绿树成荫,四季之花依次绽放。春日,樱花似雪,纷纷扬扬洒落,如梦幻的诗篇;夏日,虽无烟花绽放于天际,但那热烈的阳光与葱茏的绿意,恰似生命的礼赞;秋日,菊花傲霜,金黄灿烂,为城市添上一抹温暖的色彩。花开花落,本是自然之常事,然而在这小小的车厢里,竟似被赋予了生命的韵律。

窗外,行人如织,宛如城市的脉搏在跳动。老人牵着孙儿的手,孩子蹦跳着,嘴里不知嚷着什么,那纯真的笑容,如春日暖阳;西装笔挺的青年疾步而行,公文包在腋下夹得死紧,似有急事待办,那是对梦想的追逐;更有健身者在人行道上奔跑,脚步稳健,呼吸匀称,想是日日如此,已成习惯,那是对健康的执着。这些景象,在公交车窗前一一展开,让我看到了

了城市的活力与多元。

想到坐车,免不了等车。站台上的各各情态:有频频看表者,眼神中满是焦急与期待;有伸颈张望者,似要将那远方驶来的公交车望穿;更有来回踱步者,脚步匆匆,内心的急躁溢于言表。越是急躁,车越不来,这倒成了不变的定律。等待之中,人性毕现,有人能安然静候,享受这片刻的宁静;有人却如热锅上的蚂蚁,坐立不安。

车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。站台上车次繁多,人却只能择一而上。有时刚挤上一辆,便见后车超上前去,空荡荡的,座位任选。这情形,倒像是人生的隐喻:选择了一条路,便错过了另一条路上的风景。然而既已上车,便只能随之前行,后悔亦是徒然。我们只能在既定的道路上,努力前行,去追寻属于自己那片天空。

坐公交车,是自由的。不必操心路线,无须担忧停车,只管将自己交给司机,任由他载着穿过大街小巷。眼睛可以看风景,感受城市的变迁;耳朵可以听故事,汲取知识的养分;心思可以漫游天际,放飞梦想的翅膀。

在等车中,我们学会了耐心,学会了坦然面对生活的无常。

其实,人生如坐车、等车,何尝不是一种修行?

抒怀



梦里刺桐已成酒

赖芯渝

这里,是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大港。这里,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之一。这里,是一座充满文物古迹的城市,古迹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古城中,形成一幅最美的文史画卷。这里,就是泉州古城,一座世界的古城,活着的古城。

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:“泉州,这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!”在古城中,见人见物,更见生活。走进世遗泉州,用心感受文史画卷。

古城西街是必到的打卡点。1300多年来,这儿一直是古城中最热闹的一条街。漫步其中,处处可感受到泉州的古早味,有品不尽的人间烟火,诚如斯言: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。

一条贯穿古城南北,浓缩了旗楼建筑风格的中山路,是老字号聚集的传统商业街区,2001年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。

开元寺是宋元泉州规模最大、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,也是目前福建省内

现存最大的佛教寺院建筑群,寺内的东西双塔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孪生石塔;南外宗正司,是对迁居泉州的宋代汉族群体的管理机构,是宋元泉州的世界性多元社群之一;市舶司设置于1087年,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,它的设立,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贸易口岸;泉州天后宫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、规格最高的妈祖庙,是世界范围妈祖信仰的重要传播中心;德济门遗址,是宋元泉州城的南门遗址,是南部商业性城区的重要地标,体现官方对海洋贸易和城市商业发展的行政保障;泉州文庙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大的孔庙建筑群,集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建筑形式于一体;洛阳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,是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,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智慧,是桥梁史上重要的里程碑……

此外,历史上多种宗教汇集泉州并留下大量珍贵的宗教遗迹遗物,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种民间信仰宫庙。更

令人叹为观止的是,这些古迹和谐共存,几乎就在一条街上,可以说近在咫尺。甚至在开元寺里,你还会看到印度教的石柱,而一抬头,还有长着天使翅膀的飞天。你不禁思考,那曾是一个怎样的泉州呢?那曾是一个怎样的世界?

古迹之美,数不胜数。泉州之韵,别具一格。

泉州,一座拥有900多处文保单位的宝藏城市,享有“东方第一大港”之称,“世界宗教博物馆”的美誉。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正所谓:“中国历史文化,地下看西安,地上看泉州”。

“参天木,必有其根;怀山之水,必有其源”。每一处古迹,每一处遗址,都是见证历史的藏品,更是滋养文化血脉的“甘泉”。这些古迹遗址在时代发展中彰显强大的生命力,激发中华儿女极大的文化自信,照亮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。

满城红砖古厝,燕尾华丽蜿蜒,像极了绽放的刺桐花。“刺桐”是泉州旧名,是泉州失而复得的名字,也是她亘古不变的容颜。

伊人回眸,梦里刺桐已成酒;西街双塔映照,钟声依旧,千古不停休。我们约定,醉在泉州的历史文化里,在活着的古城中汲取不断前行的养分……

味道



“醉”是绵长杨梅酒

钟娴

杨梅熟了。

水果店里,乒乓球球的东魁杨梅红得透亮,那“水晶杨梅”高昂的价签更是令人却步。它们像被精心雕琢过的艺术品,酸味也规规矩矩,像被驯化过的家禽,少了些劈头盖脸的生猛劲儿。

那日下班回家路上,忽见一位阿婆坐在矮凳上,膝前搁着两篮乌亮亮的杨梅。竹篮底垫着青翠的蕨叶,衬得果子越发圆润饱满,果皮上的凸起在晨光中泛着微光。

“本地杨梅,新鲜得很哩!”阿婆嗓音沙哑,却带着一股热络劲儿,枯枝般的手指在篮中轻拨。未等我开口,她便拈起一颗递来:“尝尝嘛!”我接过果子,齿尖咬破的刹那,酸味猛地冲上舌尖,我陡然一怔——这分明是老家后山野杨梅的滋味。

杨梅素有“果中玛瑙”的美誉,余萼舒曾写:“若使太真知此味,荔支应不到长安。”可于我而言,它不仅是诗行间的风雅,更是山野间活色生香的记忆。

记忆里的杨梅总是先酸后甜。初夏的风刚染绿树梢,翡翠似的小果子便躲在阔叶后探头探脑。日头毒起来,青果渐渐涨红脸,最后凝成紫玉般的果实,沉甸甸地坠弯了枝头。

山里的野杨梅生得娇小,酸劲儿却鲜活,刚咬下去酸得人腮帮发紧,转眼喉头又涌上丝丝回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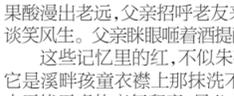
杨梅熟透时,孩子们便成了山林的常客。他们踮脚够高枝,专挑树梢上黑红透亮的果子,摘下来往衣襟上蹭两下就往嘴里塞。酸得挤眉皱眼,却一颗接一颗,停不下嘴。不一会儿,袖口便洩开紫红的汁痕,像盖了歪歪扭扭的印章。大人们瞧见了,总要拎着他们去溪边冲洗。冰凉的溪水哗啦啦地淌过指尖时,总伴着那句老话:“野杨梅烧心呢,少吃几颗!”可孩子们哪管这些?溪水还没沥干,手指又偷偷摸向兜里的杨梅。

乡人得了闲,也会去采杨梅。粗糙的指腹掠过枝头,捏住成熟的果子轻轻一旋,蒂梗处便断开。不一会儿,竹篮里就铺满了红果子。回家往盆里一倒,井水哗啦啦冲过,颗颗杨梅在水中打着旋儿。洗净沥干后,与白糖层层叠进玻璃罐,往冰箱里一搁。等到蝉鸣震耳的晌午,揭开盖子沾上几颗,那酸甜冰凉的滋味,瞬间把夏日的燥热赶得无影无踪。

“要多少?”阿婆的沙哑嗓音将我回忆中拽出。“都要了。”我想到爱喝杨梅酿的父亲。舅不其然,父亲见到这数十斤杨梅,满眼欢喜。一颗颗剪去果蒂,洗净摊在竹筛里阴干。待杨梅彻底晾干水汽,便沉入白酒。起初,杨梅在酒罐里上下翻腾,不出一个月便醉软了身子,将整坛酒都染成晚霞色。开坛那日,醇香混着果酸漫出老远,父亲招呼老友来尝。他们围坐在一起,谈笑风生。父亲眯眼喝着酒提醒:“慢些咽,后劲足哩!”

这些记忆里的红,不似朱砂夺目,却“醉”是绵长。它是溪畔孩童衣襟上那抹洗不褪的淡紫,是岁月长河中无忧无虑的童年印章,是父亲杯中浸透果香的酒光,承载着人情的温度。

忆旧



萤火虫,挂灯笼,飞到东来飞到西呀……”夏夜正浓,如水的月色,柔柔地倾泻在远的山、近的树上。白色的月光自带些凉意,一点一点洗去白天残余的燥热。小小的我和二妹躺在竹床上,在小院里纳着凉,唱着熟悉的儿歌。竹床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,竹节处泛着温润的光泽,也透着清凉。偶尔翻身动一下,便会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像是在应和着我们的歌谣。

院子的旁边是块水田。田里的秧苗长得茁壮葱郁,成了青蛙和小水蛇们最喜欢的栖息地。那些不停歇的蛙鸣声,还有小水蛇在水田里秧苗间游走时划动水的声音,和着我与二妹轻唱的童谣。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,轮廓被月光勾勒得格外分明。山脚下零星散布着几户人家的灯火,在夜色中明明灭灭,静谧美好得如一幅水墨画。

“美云美云,我们一起去捉些萤火虫来吧,装在玻璃瓶里,可以当手电筒用的。”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金凤兴冲水跑到小院子里,跑到了我与二妹躺着的竹床边,手里拿着一个细颈大肚的玻璃瓶朝着我们得意地晃着。那玻璃瓶在月光下闪着微光,瓶口还系着一根细线,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。

坐在竹床边为我们挥舞蒲扇赶蚊子的母亲停下了手,收起轻轻哼唱的黄梅戏,笑眯眯地对着我与二妹说:“你俩起来,跟金凤玩一会儿吧。”

有了母亲的允许,我来不及等二妹起身就急慌慌地冲回家找玻璃瓶。一阵急找之后,并没有找到。干脆跑到就近的灶口边摸出一盒火柴,把火柴倒了出来放在灶台上,拿了空盒子就急匆匆跑到院子里,牵了二妹的手,和金凤一起跑出小院,到田埂上捉萤火虫去了。

夏夜的萤火虫真是多啊,忽明忽暗地飞在乡间细细的田埂上,轻轻灵灵地停在田埂边从生的枝蔓上,引着小小的我们一路欢奔着,一路惊呼着。那些萤火虫的光点时而聚集成群,时而四散飘零,像是天上的星星坠落凡间。田埂两旁的草丛里,蟋蟀和纺织娘不知疲倦地鸣叫着,与蛙声交织成夏夜的交响曲。偶尔一只倦倦的青蛙扑通跳入水中,激起一圈圈涟漪,搅碎了倒映在水中的月影。

我们小心翼翼地跟在萤火虫后面,寻找最合适的机会下手,眼神是那么专注,像只轻灵的小猫。等到快靠近萤火虫时,就连大气也不敢出了,憋着呼吸,小手掌握成圆形,像个罩子一样迅速朝叶上的目标罩下去,然后飞快地合拢,再将小手举到眼前,透过指缝看看里面有没有光亮。

“抓到啦!抓到啦!”顺利抓到萤火虫的人少不了又跳又笑又喊的。没抓到则咧咧嘴着:“刚刚我明明罩住了啊,怎么没在手心呢?”只是这样的快乐和懊恼对于孩子来说,来得快去得也极快。

不知不觉间,我们已经沿着田埂走了很远,回头望去,家中的灯火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光点。夜更深了,露水渐渐重了起来,打湿了我们的裤脚和布鞋。“回去吧!”金凤突然喊道,指着家的方向,“我妈在喊我了。”

果然,远处传来大人的呼唤,在静夜里格外清晰。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,手里捧着各自的“战利品”。萤火虫的光芒在指缝间流淌,像是握着一把会发光的糖果。我们唱着那首熟悉的萤火虫歌谣,一路开心地笑着、跳着,朝着家的方向奔去。

许多年后,每当看见萤火虫,我总会想起儿时的那些夏夜。那些小小的萤火虫,那些微弱却执着的光亮,就像记忆深处永不熄灭的灯笼,照亮回不去的童年。